

馮建統書籍

小說部

乙集

24

174

談

奇

新世界社

馮建統

新談
閣
奇



FUDAN JPZ00000428741 复旦图书馆

PA777/411

光緒三十二年

十月中旬印刷

(粉閣奇談上)

光緒三十二年

十月下旬發行

(定價大洋四角)



譯印者

新世界小說社編譯所

印刷所

上海英大馬路恩慶里
鴻文書局活版部

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新世界小說社發行所

偵探
小說

粉閣奇談目次 上

第一章 奇案

第二章 疑寶

第三章 白家

第四章 電車

第五章 輿論

第六章 異聞

第七章 粉閣

第八章 貧師

第九章 遺囑

偵探小說

粉閣奇談 上

富克著

公短譯

第一章

奇案

噫。鐘鳴十一矣。風吼如獅。月黑如幕。其奈此長夜何時。正千九百年七月二十四日守夜者。對此情景。固不免長吁短歎。然警察馬立。則緘默不作一語。聊語蓋其職任所在。時光天色。非所計也。第當倫敦得而華禮拜堂鐘動而後。風高聲激。居民之未寢者。亦必就枕而臥。將不復覩。竭來奔走之人矣。馬立環顧窗牖中。皆黯無燈火。惟手提之路燈。光綫四射。知亞起路旁門戶。俱已緊閉。道上行人絕跡。雖犬無聲。一若當此世界沉睡之時。噉然獨醒者。惟馬立一人而已。得而華爲郊外幽秀之村。開闢其地者。以文人自許。好讀希

臘古史。故其所建之朋墅。所闢之街巷。莫不出之於詞人意匠。而加以希臘古稱。村中地租較高。其居屋大半爲股票經售人之寓處。經營得失。固惟在若輩之計畫。與錢市之高下。而其外聯袂來者。更有學校中之教習。與學生。其來也。固謂其地清妙。悅人學者。遊覽不及。抑亦自負其雅矣。村地灌溉甚佳。居人之道德。亦復完善可敬。屋宇皆新敞。絕無窮簷陋室。足以玷其明淨。而警察之在彼者。竟若消閒無事。用以增其點綴而已。故十年以來。讀其地歷史。惟見其整潔可敬之象。亦即因此而頗有隱逸恬靜之風。以倫敦囂雜若彼。而其隣鄉鬱寂如此。眞盜藪賊窟之外。逍遙勝地也。馬立身長髮黑。深目隆準。果敢能任事。若與以權力。當亦爲有用人物。是夜值守于此。且步且思。思頗不惡。蓋欲俟禮拜日。携其交好之女子。閒步出遊也。馬立固健談者。時若有同儕來與之語。當無不歡然應之。卽或有放浪之子。醉飽而歸。自命。

爲騷人者相與歎。洽亦可以解其岑寂。無如同儕皆散。值四處而放浪之子。則更爲得而華道上。所不得見。由是馬立。既不得與人語。即低聲漫歌一曲。以自娛。蹻蹻然緩步前行。經海端別墅。豪古別墅。白朗別墅。巴黎別墅。皆圍在叢陰之園囿中而已。黑暗如墨。及至哀江別墅前。忽止。蓋其下層窗牖中。尙有燈光外射。意室中人必未就寢。俄聞有婦人歌聲。悠然而出。馬立素好音樂。即佇立以聽其歌。既而思之曰。此乃加式梅嶺一曲也。誦者聲調甚佳。意必有親朋相聚作樂者。杯盤交錯。酒肉香騰。我願亦得若是者而共享之。于是拂其髭。潛伏門外。從一榆樹夾道內望。則見有直路甚闊。徑達拱廊前階級。階不甚高。忽若有人自正戶出。隱約聞啟閉聲。然廳事前無燈光。因又思其中黑暗如此。未必正在宴會時。且當傾聽之際。審其前戶啟閉狀。皆異常輕緩。其人必甚留意于啟閉者。至其爲男子與否。不可辨然在階級上。遂

巡者數分鐘。似因馬立身遮屋前之路燈光。故猶豫不決。欲重回入屋。而卽又穿道而出。馬立初無猜疑之意。惟異其人之何不依初志而行。斯時歌聲未闕。惟馬立于不甚注意中。覺其歌詞雖緩而富。每節既畢。歌聲少停之時。其插入之琴聲。則又甚急。俄而思立于階級上者。苟見有警察倚門而立。必有踟躕不能信託之狀。乃舍之而去。未及數武。卽有一少年忽遽來。舉步輕捷。有跳躍狀。及近。謂馬立曰。警員有失。慎事耶。其聲清越。可貴。頗似歌人口吻。言時。外門闐然。闔馬立止步于路燈下。舉手爲禮。答曰。無之。我正傾聽夫人之歌聲耳。少年亦卽就燈下而止。然其立處。光暗不能辨容貌。少年曰。我姊耳。君當甚愛其歌無疑也。馬立曰。何爲者。曰。此乃愛爾蘭曲本。而君實愛爾蘭人。馬立曰。嘻。君尙以愛爾蘭人目我乎。少年若咎之者曰。君爲此語。亦傷君國體矣。言時。出一捲煙銀匣。曰。警員亦吸煙否。馬立受其一。曰。一枚足

矣。君欲得火耶。少年曰甚感。即俯首從馬立所拈之火柴燃其捲煙。第仍置其面于影暗不易辨之處。馬立無所疑。雖以廳事中黑暗。其內未必有宴飲之事。然度此少年必爲分袂歸去之客。且少年所穿之衣服輕逸。不類來赴宴者。而其所衣之藍黑色外衣。雖略寬大。其高領與袖口。皆以天鵝絨製。爲最入時。此霄氣候和煦。似不應御此。然馬立不以爲疑。而亦勿之質詰。蓋當其不用機智之時。馬立恆以禮貌待人。而不爲逆億。少年既燃煙。即大步向得而華發源之古村而去。馬立既不欲失一善談之友。又思彼或可酬以先令。即隨少年行。然少年卽不復作一語。馬立且行且曰。歌已歇矣。少年若不甚注意者。曰此歌原不甚長。我謂其不久。又將歌他曲。君若有意。倚門聽徹半夜。亦無不可。馬立曰。君等亦有宴會耶。曰宴會非爾。屋內卽不滿跳舞之人。豈竟不能深坐至中夜耶。馬立低語曰。廳事中無燈火。我固謂其無宴會。

少年若少有所驚。微笑現。不安色。既而曰。我出時。我姊以熄燈囑我。故于啓門之前。燈光滅焉。馬立曰。然則君將歸家乎。曰。然。在倫敦之他隅。近處亦有車否。曰。有之。在車站左近。去此約半里許。少年急答曰。我知之。我知之。我數來此視姊。言至此少止。既又疾言曰。我謂此間諸別墅中人。君皆識之。審矣。馬立曰。竟無識者。我來值于此。僅一禮拜耳。曰。我望君不久將盡知之。此乃安靖之地。警員以爲何如。馬立曰。誠然。此間從不問有劫奪及暗殺諸事。信樂土也。時兩人已入一隘小清寂之街。少年忽冷語曰。此間何以有暗殺暗殺。不若斯之易見也。馬立曰。固較君所意料者爲易見。第多不能發表其底蘊耳。我固願一旦得辦一此等案件。而使我的名印載于諸新聞紙上。且見其稱揚我爲幹練人員。斯亦善矣。凡此等暗殺怪事。君固不能深知。然鄉曲之士。好爲虛談。君嘗于書中讀所謂秘密案者乎。少年微笑曰。噫。偵探小說中。

之怪事。眞罕見於世。然世間亦何處蔑有君。但守此希望。罪案之迎君而來者。將速于君所期望。馬立搖首曰。總非此間所有。鄰境清淨甚矣。少年曰。此正罪案蘊釀之地。君尙有火柴否。馬立即復刮一火柴。至此始能一審其面。覺貌殊翩翩。然有疲倦狀。唇間髭美而鬢尖細。冠灰色洪伯冠。上緣黑帶。冠紙覆額。幾掩其目。故馬立不能決其勞頓之果異常與否。默計此美少年。殆縱遊于外。作困乏狀。以飾其放浪之態乎。火柴熄後。卽止而言曰。時惟存半句鐘。我必歸值原處矣。少年曰。我亦必前去僱一馬車。卽以金半圓置馬立手中。曰。警員護我。諸遠多感多感。不知我之時計適合與否。卽出視之。曰。十句半矣。馬立歡然愛之。時覺有物墜地。觸路傍石上。鏗然作聲。反躍入路中。馬立携燈矚之曰。君有物失墜。少年探其囊曰。否。我無失墜者。君亦見有物乎。嘻。是非事。我亦有何物失墜耶。兩人搜覓者移時。少年搖其首。而又

探其衣袋。曰君必誤。我未嘗有物失落。設我有之。君再見我時可擲還。君亦常值守于此否。馬立曰。此後再三夜而已。少年曰。然則與君必能再遇。我來此甚數。其再見矣。卽揮其手疾走而去。及至道上轉角處。又回首揮其手。其意或欲觀警察之尙在伺彼與否。亦未可知。然馬立仍不以爲疑。蓋半圓之酬謝已醉其心矣。竊私計曰。彼眞闊綽少年也。不吝錢。而又不吝其捲烟。天必厚報之。斯時警察總巡尙未至。故馬立出捲烟以自遣。火柴既燃。棄之地。光焰熒然。雖不久爲風撲滅。而于其閃中。瞥見有鋼鐵晶瑩之物。覓之得一門匙。細長式而無保護外壳。馬立因瞻道周而言曰。彼今夜不得就寢矣。吾其追予之乎。然勢又不能。其人行甚疾而去已遠。且或已乘馬車往。況總巡不久將至其值守之處。若不早往。不得遇總巡。恐受重譴。旣而曰是矣。彼將以明夜來。而其姊或尙未寢。我卽以今夜歸其姊可也。且或更可得半圓。

之酬。于是復折回亞起路。出時計視之。知遇總巡來。尙有二十分鐘。遂急往哀江別墅。幸其下層尙有燈光。故易於辨別。斯時歌聲已止。然就燈光論。卽可知其中之婦人尙未寢。而就彼少年之言以觀。則其婢僕等必已退休。及步至門首。掣鈴以爲其主婦。必親出啟門。而酬謝更不待言。時風聲漸低。正將中夜。四顧茫范。萬籟皆寂。鈴按數四。雖聲徹屋內。然竟無啓戶而出者。回顧園中花色。悽其與黯。淡之星光相激映。而月魄無痕。惟一種愁慘之氣。散籠空際。馬立本不必急急。特以交結所好之女子。需賞不鮮。故甚欲得歸匙之酬。以爲小補。今竟無人出應。意其誤耶。轉步退入園中審視之。則爲哀江別墅無疑。蓋尙有燈光者。僅此處也。馬立于此。殊不解其何以沉寂若此。卽又掣鈴。重按其指于象牙鈕上。鈴之震響聲。固釘釘不絕。然幾一分鐘而仍無應者。不禁搔首思之曰。是必有異。我既有此匙。不妨一試。或主婦睡矣。何

鈴聲竟不能震醒婢僕聲耶。真懶蟲不啻。即取少年墜落之匙。摸索得門上鎖孔。試啟之。門果應手。闢。馬立驚異曰。事愈奇矣。我必冒險以觀之。此匙不當適合此門之用。或是屋卽其家。而彼因事逃避。亦未可知。彼婦人或非其姊。乃其妻或其情人也。嘻。彼婦人又何忍而任其深夜去此乎。我必得此婦究之。轉念總巡已將至。必向詰問。若竟立于既啓之門外。而無所舉動。抑亦顯矣。于是決意直入深究此事。然縱謂此事甚奇。亦不疑其有凶惡之爲。卽挺身而入。進黑暗之廳事。俄而從手携燈光中。見有光亮之大理石樓梯。卽向暗中仰而呼曰。樓上有無人在。有則請一下樓。我有所問。言已。靜待之。無有答者。屋中四處寂然。并時鐘擺簸之聲亦不得聞。又屏息聽之。惟覺已心突突跳而已。馬立至此。始知非用法律之權不可。卽表現其警員之狀貌。大步上樓。將手燈左右環照。覺屋內陳設富麗。其中圖畫甚多。幃帳皆鮮豔。又

有大理石刻像。與富室閨閣中點綴之物。梯級皆懸以緋色短幕。梯盡登樓處。有淡紅色幃。牽幃視之。爲一黑暗經路處。隱約露微光一線。卽跨經路處而過。則更有琉璃屋頂。星光歷歷可數。樹影亦婆娑掩映。樓板鑲嵌甚精。而是處多安樂椅。椅上皆置天鵝絨墊褥。一望而知主人必富于貲。且有精雅之思者。當此燈光照耀中。益見其華氣四塞。雖足音聲然。竟無出而問者。黑暗岑寂之象。真侵肌澈腦。前行數武。覺光從門隙外射。就門上輕扣數下。待之無答。復扣復然。心爲之寒。不得已鼓氣將門向內一推。而門竟豁然開。光亮迸出。目爲之眩。馬立驚退。兩手按目者久之。及張眼見室中情形。不覺爲之一驚。室作方形而較大。其中並無扶柱間隔。窗牖僅一。而上下四周之牆壁等。皆白色。絕無一點污垢。及其他雜色。牆以白磁製。上飾蝴蝶花形。足下皆光滑之大理石。鋪以長毛獸皮。其外窓際幃帳。悉製以乳色天鵝絨。几椅

之屬。純以白木製。外覆白色綢綾。輝映如瓊樓玉宇。室中無物。不皓然若雪。而乳色燈罩之下。銀閃輝耀。更照澈全室。馬立雖木強。見此皚皚潔白之粉閣。亦不禁爲之心悸瑟縮。而言曰。寒似殘冬矣。逡巡步入。卽見暗隙中。陳有白木製琴一。其間懸白絨幃。故與門間隔不能見。琴前之地上鋪一白熊皮。偃臥于其上者爲一婦人。身衣黑。乃閣中第二色也。尙有一色。則皮上所染之鮮紅數點也。馬立按其身。則已冷如冰而僵。又見有血一縷。緩緩自左肩胛骨下流出。不覺大聲驚叫曰。死矣。被人暗殺矣。而四處岑然如故。即風姨亦若屏息而逝。惟有此偉岸丈夫。注視於長眠不覺之女子。身惟有其衣之黑。反映于縞素之几席間。惟有其血之赤。沾濡于潔白之熊皮上而已。

第二章 疑竇

馬立審視屍身。覺死者已絕無生氣。然不敢稍爲移動。蓋馬立雖有察視之

權。究以爲出令者尙在總巡。而總巡將以十二下鐘至亞起路。故必留以待之。正在沈想若癡之際。忽聞鐘聲大鳴。適報中夜。卽轉步出屋。仍閉其門。既至道上。思曰。此必彼少年所爲。彼謂罪案之來。當速于我所期望者。且此門匙亦落自彼手。必于晤我之前已殺此婦。既而思之。又曰。吁。苟爾。則婦人又安能歌。彼明在琴前。而少年遇我之時。歌聲固未歇也。斯異矣。且思且引領向總巡來路而望。忽有一人從亞起路之機街全息而出。幾與馬立相撞。馬立退避至燈下。見其如此急遽。不免有猜疑之意。因問曰。君此去何適。其人若性甚躁急。卽怒曰。干汝事耶。我正在尋覓所失之電車耳。馬立曰。尋覓何物。曰。電車也。電氣車也。汝能知英語否耶。我失之人盜之而去也。汝亦見我車否。我車漆色黃而飾以黑。其人言猶未畢。馬立曰。總巡來矣。可盡以告總巡。汝若果爲我所意料之人。則汝之所言適足以証汝之罪。此乃法律也。其